

● 毛会迎 著

韩晟昊传



中国文史出版社

韩 晟 昊 传

毛会迎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晟昊传/毛会迎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4

(北方文丛/李增坡 邹金祥主编)

ISBN7 - 5034 - 1212 - 7

I. 韩... II. 毛... III. 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K82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700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山东旅游印务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 880 × 1230 1/32

印 张: 17. 7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034 - 1212 - 7/G · 0418

定 价: 36. 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含冤逃难 1

“国民党特务”入狱 1

美丽的张秀英 13

越狱 26

野人生活 32

在朝鲜的日子 39

“三八线”遇险 57

第二章 侨社来了“东北虎” 61

难民所 61

考试夺魁 63

砸妓院的行动组长 67

“中统”特务 77

第三章 朝鲜战火 80

逃往台湾 80

空中遇险 86

“营救”志愿军战俘 88

战俘升起五星旗 94

押送“重犯” 96

蒋介石单独召见 97

第四章 十年风雨路 110

“中华书局”案 110

联名诬告信 113

华侨小学校长	119
受辱学医	124
悬壶光州	127
日月石与无穷花	138
遭暗算倾家荡产	143

第五章 闻名韩国的中国医生 154

为卢泰愚夫人治病	154
行医于总统府	159
医学专著	161
《食品秘方》轰动韩国	165
朴正熙总统遇害	173
济困救孤	176
食品营养学博士	178
“仇人”相见	181

第六章 韩国总统的秘密特使 191

三助“愚公”	191
总统特使	204
忍辱负重	221
友好会谈	235
山东代表团访韩	239

第七章 中韩建交之际 248

恐吓	248
再当使者	253
总统的难题	258
挺身保护祖产	272
发表声明之后	288
较量	298
中韩建交	305

批台独 310

第八章 不平凡的日子里 321

殊荣 321

梦 328

金泳三竞选总统 330

荣获国民勋章 339

雪中送炭 346

医院被查帐 349

探监救友 352

第九章 隔海论战 356

“是谁给你的权?” 356

“破草鞋”与“狗皮鞋” 359

谈护馆行动 367

批灰色份子 370

第十章 民族情 377

百龙砚 377

受辱于庆州 384

恨“争权丑行” 391

谈“丢人的官司” 399

反台独 404

“八大质询” 409

创办《韩华天地》 418

第十一章 赤子心 425

悼念邓小平 425

名誉总裁 426

庆香港回归 428

“双胞胎” 431

- 批“代表部” 434
被曲解的一首诗 438
读者的信 447

第十二章 壮丽的晚霞 451

- 《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 451
泰山风雪夜 456
奇缘 460
愤然离泰安 468
“一记重掌” 472
泰安厕所革命 481
办报之贵 486
丰碑立于炎帝陵 490
在侨社升起五星红旗 503
华人华侨事迹展 513
爱国有何罪？ 515
下手吧！小台独！ 519
苦恼 531
“弃民”心迹 533
北大的掌声 539

韩晟昊简历 549

后记 553

第一章 含冤逃难

“国民党特务”入狱

1947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在长白县境内的林间小路上，一驾马车向着县城的方向狂奔而驰，不断响起的赶马声划破了山野的宁静。虽是公历四月初，长白山下仍是一片冰雪世界，深夜里，走在这山路上，喘一口气都冰得五脏发凉。赶马车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把式，身穿一件破旧的羊皮袄，头戴兽皮帽子，他紧张的看着前面的山路，不停地催打着那匹马。坐在车上的人都清楚，在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山路上，车太快，随时会有翻车的危险，但是他顾不得这些。在他看来，也许还有更大的危险随时就会发生，他知道车上押着的是一个危险人物。

车上坐着三个人，两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着一名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此时，两名解放军战士高度戒备，双手握枪，子弹上膛，随时准备射击。一名战士目不转睛的盯着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另一名战士警惕而吃力的观察着四周的动静，仿佛担心在路上会遭到埋伏。

被五花大绑的年轻人名叫韩早先，二十岁，个头不高，吉林省长白县半截沟乡林田洞村人，此时穿一身破旧棉衣，打扮的像个叫花子，但在长白县，他却是一个名人。他是长白县有名的富户韩仁泰家的二少爷。此时，他的眼里分明充满了怨恨与怒火，仿佛随时准备反抗。这眼神让两名解放军战士更加警惕，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长白县部队得到的情报，这位韩家二少爷，是长白县反革命地

方武装组织“五一暴动铁血团”团长，国民党特务嫌疑犯。这天下午，这位一年多不见踪影的韩早先刚刚出现在半截沟乡驻地，立即被乡公所的人抓捕，由两名解放军战士连夜押往县城。

马车驶进县城之后，向城郊的一个大院奔来，大院墙头的铁丝网夸张着院内的恐怖气氛。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白县设立的一个临时监狱，里面关押着形形色色的犯人：恶霸地主，国民党特务嫌疑犯，反革命地方武装组织重要头目。监狱大门下，站着两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在马车上押送韩早先的两名解放军战士看到大门口，才松了一口气，庆幸在山路上没有遭到伏击。

借着惨淡的灯光，在大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看了看押来的这位韩早先：二十岁左右，约有一米六五的个头，国字脸，尖下巴，五官端正，穿一身又脏又破的棉衣，此时表情复杂，猜不透他是愤怒，怨恨，还是迷惘。

马车进入长白县城的一瞬间，韩早先就低下了头。在长白县，他也算是一个名人，如今却被五花大绑押到县城，他觉得此时像在一场恶梦中。他从小天资聪明，记忆超人，成为韩家的骄傲，小学六年的课程，他仅用四年就完成学业，十二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临江高等矿业学校，十六岁又考入吉林国立师道大学（吉林国立师范大学。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此学校改名为吉林师道大学），成为长白县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一年前，他还站在长白县农业中学的讲台上，津津有味的讲着子曰诗云，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还走在回家的路上。万万没有想到，从沈阳千里迢迢赶回家乡半截沟，还没踏进自己的家门口，更没有见到亲人们一面，就被乡公所的人逮捕。在乡公所的情形让他觉得是一场恶梦：

几个小时之前，他刚走进乡驻地，发现有几个陌生人向他围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们干什么？”他不认识面前的几个人，对他们的行动大为意外。一个陌生人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冷冷的问：

“你就是林田洞村韩家二少爷韩早先吧？”

“我是韩早先，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跟我们去一趟乡公所，走！我们找你很久了。”几个人不由分说，把他架到乡公所。在乡公所，他大声质问：“你们这样无缘无故的抓人，还有没有王法？”

乡公所的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怒吼：

“什么王法！你还以为这里还是你们地主阶级为所欲为的天下？告诉你，半截沟解放了，这里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是人民专政，不是你们恶霸地主作威作福的时候了！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就是要推翻过去的王法！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你承认是韩早先就行了。如果不是县里要审讯你，我在这里就有权代表半截沟乡人民政府一枪崩了你，这就是王法！”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余怒未消的对几个腰里挂着枪的人说：“把他绑起来，立即押到县里。”他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被五花大绑押往县城的路上，怎么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事，如今被押到长白县的这个大院，他不知将会有什么结局。

他被押到一间屋子前，两名解放军战士给他松了绑，随后跟来的一个人打开了房门，没等他回过神来，只听一声喊：“进去！”他被推了个趔趄，还没站稳，只听到身后“咣当”一声，已被关在屋里。

屋里一团漆黑，他呆呆的站在门后，被绑了大半夜，此时刚刚松绑，只觉浑身都是麻木的疼痛。身处在这黑黑的屋子里，他不禁想起了第一次被关押的情形：

1943年，他考取了吉林省师范大学，他年轻，好动，在大龄的同学们面前，分明是一个小孩子，那些大年龄的师兄师姐们买东西，捎信之类的琐碎小事就让他代劳。当时，一些师兄师姐秘密加入了国民党组织，在学校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当时才十六岁，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当了传递信息的联络员。

读大学第二年的一天，他正在上课，一伙日本警察突然闯进教

室,老师和同学们紧张莫名之时,日本警察把他和几位师哥师姐拉出了教室,抓进了日本警察署。

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皮鞭像雨点般打在身上。他不明白,在学校没有违反校规,也没惹什么事,日本警察为什么抓他。他被打的满脸是血,浑身是伤,面对着皮鞭甚至刺刀,他仍是大声质问被抓的理由。

日本警察打过了瘾才审问他,要他交待学校中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情况。日本警察说,根据可靠情报,他就是学校里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联络员。

他大喊:“你们冤枉人!我根本不知道谁是国民党,我们班的一位大姐给另一个班的男学生写信,不好意思当面给,就让我给送去,那是送的情书。”

日本警察不相信他的话,为了从他的口中了解学校里国民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不停的对他严刑逼供。他被关押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受尽拷打折磨。最后,日本警察证实他真的不了解国民党组织情况,在学校的担保下才被放了出来。从那时起,他感受到了身为一个亡国奴的屈辱,更增加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他听说国民党组织是反抗日本侵略的,重新回到学校不久,就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他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这一次却又被刚刚建立新政权的解放军抓了起来。

“为什么这些冤枉事总是降临到我的身上?半截沟乡公所的人说,我是大地主的儿子,人民政府就是要打倒大地主。难道就因为韩家过的富裕一些,就成了罪过,就要被关押?如果是这样,家中的老老少少几十口人,也被关押了吗?那些过着富裕一点生活的人,也都被关押吗?”想到这里,他只觉得发冷,身上一阵阵发抖。

此时,从屋的一个角落里传来一点声响,这微弱的声音打断了

他痛苦的回忆。黑暗中,吃力的向墙角看去,模糊看到有一个人躺

在那里。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他一阵紧张。

随着开锁的声音，房门“咣”的一声推开了，两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在了门口，外面微弱的灯光照着两张冰冷而威严的脸。

“韩早先，出来！”一位解放军战士对着屋内突然吼了一声。在这寂静的深夜里，这喊声就像头顶上的一声雷响，他被这喊声震得心里一颤，机械地走出了屋子。此时，他不知道这两个人又押他到哪里去。

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远远的看到一间屋子里放射出雪亮的灯光，他被押进屋子里，见里面有一个人端坐在那里，见他来了，用毫无表情的目光扫了他一眼。他也看了对方一眼，从面相上看，此人约三十岁左右，文质彬彬，很像是一个教书先生。

见他进了屋里，那人用手指了指早已放好的一把椅子：“坐”。这态度，好像主人看到家中来了一位不愿见到的客人，虽是很不情愿，但也不愿意失礼。

他坐下后就低下了头，屋里再也没有人说话，时间在令人不安的寂静中一分一秒的度过。

“难道把我叫来，就是让我坐在这里？”他终于忍不住抬起头来，正与对面的目光碰在一起，这时，那个人说话了：

“你叫什么名字？”

“韩早先。”他机械的回答。

“你是哪里人？”

“祖籍山东，我出生在长白县半截沟乡林田洞村。”

“你多大了？”

“二十。”

“你是林田洞村韩仁泰的二儿子？”

“是。”他回答。

“我姓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辽东军区司令部的秘书，负责向你了解长白县的一些情况。”

“我刚从沈阳回来，还没到家，就被你们的人抓到这里来了。”

他说。

焦秘书面无表情的看了看他：“我们把你带到这里来，是想了解一下，你从大学回到长白县之后的经历，你能说一下吗？”

“当然可以。”他说。

焦秘书说：“我想，有必要先向你说明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是个有文化的人，我们希望你能够向政府如实反映问题，不要隐瞒，否则，对你没有好处。”

“我做过的事，从来不否认。”他说。

“那最好。从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说起，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你在社会上都干了哪些事，参加了什么活动。”

他开始叙述这一段往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他和大学同学们被日本警察押到在深山之中当劳工，用土法熬制化学用品。日本警察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曾打算把这一批大学生秘密处死。因为有一个日本军官担心走露了消息，才放弃了这一次罪恶行动。这些学生也侥幸保住了性命。日本投降后，他和同学们回到学校，见日本人管制下的吉林国立师范大学已停课，只好离开学校，回到长白县当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在日本侵略者投降，撤出白长县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共两党的军队都还没有赶来，社会上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有的传言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来，有的说国民党的军队要来，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土匪猖獗。

店铺里，地摊上，什么都卖：日本人逃跑后丢弃的枪支，军衣军毯，大烟土……。看到社会上这种无人管理的现象，他感到迷惘。当时，为了自保，地方上一些有名望的人发起成立了“治安维持委员会”，保护本地的社会秩序。一天，小学同学吴树桂找到他，对他说：“早先，咱们青年也应当成立一个治安组织，为家乡的安宁尽一份力量，已经有二十多个人同意参加了。他们都说，你是长白县有地位有知识的人，多数人都推荐你当团长，我当副团长，你看

这样行吗？”

“这是好事呀，我参加。”他说。他觉得这是为家乡做好事，就欣然同意了。

不久，青年们集合在一起，讨论成立这个青年组织的具体事宜。在这些人中，他发现有一位陌生人，经介绍，知道是吴树桂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是一名教师。吴树桂说这位教师见过大世面，又有文化，让这位教师给当个参谋。在商量这个青年团体的名称时，七嘴八舌的出起主意来，那位陌生人说，就叫“青年救国铁血团吧。”大家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就同意了。在讨论这个青年团体是不是应该配备枪支时发生了分歧。有的说应当配枪，万一遇到土匪，没有枪会吃亏，社会上散落着一些枪支，应当想办法弄几支来。有的说枪的价格太贵，他们又没有钱，买不起，不必配枪。争论了一会儿，有几个人说还有别的事，这场聚会就草草的结束了。

当时，社会上又有新的传言，说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发动阶级斗争，鼓励穷人翻身，屠杀地主和有钱的人，把财产分给穷人。听到这些传言后，一些有钱的人开始外逃，一些家庭情况好的青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

一天，大学同学沈鸿儒来信说，国民党军队正在沈阳招收青年军，想约他一起投靠国军干一番大事业。

他看完沈鸿儒的信之后，觉得自己家庭较富裕，在家里不安全，于是找到沈鸿儒，两个人一起奔沈阳参加国民党军队。

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将领是陈诚，陈诚在接收东北时明确规定不录用三种身份的人：伪满时期的军警人员；伪满时期的公教人员；伪满时期的大学生。这一规定，让许多想要参加国民党军队的人碰了一鼻子灰。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林彪在东北采取的政策是，只斗争地主富商，重用伪满时期的“三伪”人员。于是，许多被国民党军队拒之门外的人纷纷奔向解放区，参加了林彪的部队，林彪的队伍迅速壮大。

他和沈鸿儒一起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沈阳，国民党军队问明身

份后,照样不收。求人说情,才加入了国民党军队第七军第二十五师。入伍后,他当了一名文职人员。四平战役打响之前,他被训练了十几天后编入作战部队。一夜,行军至公主岭,参加了四平战役的公主岭战斗。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趴在战壕里,子弹的呼啸声,大炮的轰鸣声,士兵们被炸伤后的惨叫声,长官的训斥大骂声把他惊呆了。解放军的火力特别猛烈,飞来的炮弹几乎要把国民党部队所把守的阵地炸沉,撕碎。他蜷伏在工事里,觉得大地不停的颤抖,就像一个巨人在恸哭时颤抖的身体。炮火映红了夜空,整个天空好像在流血。当时,他真后悔参加军队。就在此时,“轰”的一声巨响,震断了他的思维和记忆。

一颗炮弹在他身边不远处爆炸,他的身体被巨大的爆炸气流从地上抛起,又沉甸甸地甩落在地上,他昏迷了。

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用帐篷搭成的医院里。许多身穿白大褂的人在帐篷里匆忙地来来往往。耳边已不是炮火声,而是身边伤员们的呻吟声和叫骂声、哭泣声。

医生见他醒来,说他的后脑勺被炸开了一道口子,缝了九针。他听伤员们议论,他参加战斗的那一夜,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全军覆没。

不久,他被转移到另一个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出院后,见国民党军队已溃不成军,一片混乱,许多士兵都当了逃兵。他打听不到沈鸿儒的下落,心灰意冷,想回到他那个温暖的家。

他脱下又脏又破的军服,找到一身破棉衣穿上,踏上回家之路。当时,东北仍是一片冰天雪地,他经沈阳,通化,临江,千里奔波回到长白县,刚刚走到半截沟乡驻地,就被乡公所抓起来,押送到这里。

焦秘书迅速地作着记录,见他不再说了,抬起头,以怀疑的目光看了看他,冷冷的说:“照你这么说,你在参加国民党军队之前,你们成立的那个‘青年救国铁血团’没有配枪?也没有开始

活动?”

“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们只聚在一起讨论了一次。这个组织还没有开始活动,我就离开了长白,和沈鸿儒一起奔沈阳。”他说。

“关于这个青年救国铁血团的事,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把当时前前后后的整个过程,所有参加的人员,每一个人说了什么,干了什么,都详细的写出来。我再重申一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焦秘书说完,递给他纸和笔,他接过纸和笔,又被押到那间屋子里。此时,天已经亮了。

“你就是韩早先?”他刚进屋,听到这一声问,一愣。从昨天下午开始,这样的询问太刺耳了,刚刚被审问了一夜,没有想到刚刚回到这屋里又听到这样的问话,他警惕的向那个问话的人看去。

屋一角的地铺上,那个人已坐了起来,约四十多岁的样子,瘦瘦的,一脸的忧伤,也像一个文化人,正惊奇的看着他。

“你就是半截沟乡的韩早先?就是十六岁考上大学的长白县第一个大学生?”中年又问。

“我就是韩早先。请问,先生你贵姓?”韩早先见对方这样说,只得问了一句。

中年人叹息一声,摇了摇头,惨然苦笑了一下,说:“唉,还贵什么呀,我姓张,是个教书的,因为是地主出身,就被关到这里来了。”

听到这话,也激发了韩早先心中的不平,忿忿的说:“就因为咱们家里有些土地,就有罪了?我没犯法呀。我有什么罪?没杀人,没放火,没抢没偷,他们不问一声就把我关在这里,审问了一夜。”他委屈的叙说自己的事。

听完他的叙述,张老师不以为然的说“你的情况这样,还说没有罪?你家富裕,就是有罪。你是伪满时期的大学生,你就是罪。你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更是有罪。你的罪还不少呢。”听到张老师这样说,他真想和张老师争辩一番。他们韩家的富裕是凭劳动积累的,不是偷的抢的。他是伪满时期的大学生,但日本侵占东



1939年，韩晟昊（原名韩早先）十二岁就考取临江高等学校（采矿冶金科），此照片为同学们在一起包饺子时的情景。（左一为韩晟昊）